

在哈报实习的日子

□杨石

哈尔滨日报



新晚报

08

2024年
11月15日
星期五

人
生
记

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



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1984年，我刚到哈尔滨市审计局工作不久，被分配在局办公室当秘书，写材料。因审计局是新成立的部门，需要报纸等媒体经常宣传报道，审计局时任局长王钧志跟哈尔滨日报的副总编陈桂琛熟悉，就派我到哈尔滨日报记者部实习。

那时，哈尔滨日报社在道里井街。记者部记者赵连城是我的实习老师，我整天跟着赵老师跑新闻。赵老师擅长写新闻报道，发表过通讯、报告文学，得过大奖。赵老师还写得一手好字，戴一副度数很大的眼镜，说话不多，酒量一般。我刚到报社初学新闻报道，赵老师对我非常有耐心，教授我新闻写作的基本常识，反复跟我讲，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度，还要勤快。那时，每天一早我就出去跑当天的新闻，下班之前回到报社马上写出稿子，交部主任审稿，然后再送总编室由编辑、主任审完后，交给当天值夜班的副总编定稿。

赵老师文笔好，知识面广，跟着他学了不少知识。20世纪80年代，

企业改革刚刚开始，为了推动企业改革，赵老师带我采访了南岗区商业局，采写了一篇新闻报道《放开就要敢于放到底——南岗商业公司租赁集体企业经营权》，刊登在哈报1984年7月31日第一版。

20世纪80年代，现在的秋林公司叫松花江百货大楼，当时物资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松花江百货大楼四楼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外国朋友销售紧俏商品的商店——友谊商店。在这里人民币不好使，要用外汇券。为了宣传报道友谊商店，赵老师带我采访了友谊商店，事后他让我写一篇新闻报道。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店好赢得朋友来》，发表在1984年8月2日哈报第二版。

当时，赵老师负责政府部门新闻报道，他为了让我更快进入角色，还把我介绍给负责市工业局新闻报道的庄进修老师，让我跟他跑了几次工业局。庄老师高高的个子，大块头，人显得有些高冷，但他对我非常热情友好。当年，哈尔滨星光厂生产的汽车在全国非常有名，为了宣传星光厂，庄进修老师带我去星光厂采访。在庄进修老师指导下，我采写了《扩大配套经营能力，建设生产基地——星光131型汽车被国家定型》，这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7月28日哈尔滨日报一版。发表时，庄老师还把他的名字拿下，只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让我非常感动。如今物是人非，庄老师已经仙逝，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现在还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当年，哈报有两个栏目非常出名，一个是“今日谈”，一个是“大家

谈”，针砭时弊，反映社情民意，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栏目在全国都非常有名，我便试着写这样的言论文章。记得1983年，当时的白衍吉主任就曾经给我修改过文章，后来当我再写这样的言论文章时，白老师更是亲自把关修改。我接连在哈尔滨日报“大家谈”栏目发表了《从“轻松厂长”谈起》《莫放纵自己》等文章。当时市政府食堂进行改革，推出快餐，我写了一篇新闻报道《吃饭不出楼 份饭堪称好》，并配发了言论。这些文章得到读者的喜欢，更得到各位老师的表扬。

在哈尔滨日报实习了几个月，我学到了很多，受益匪浅。我在哈报实习快结束的时候，哈报有意调我去当记者，审计局局长王钧志说，他派出去的干部是我们局的骨干，不能不回来，让我尽快返回局里，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哈报实习的日子。

回局里两个月后，1985年3月我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在哈尔滨日报实习的日子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它让我打开了视野，增长了学识，提高了文字综合写作能力，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陆续写了一些各类题材的稿子，发表在报刊上。再后来我调到省政府工作，也写了一些调研报告和领导讲话。我想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跟在哈报实习打下良好的文字基础和良好的文风有很大关系。

在哈报实习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在哈报接触的那些老师时常在我眼前浮现，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冬日 和父亲去松花江打鱼

□周丽纯

小时候，我家的老房子离美丽的松花江很近，冬天里最高兴的事儿，莫过于父亲领我们去江上打鱼了。

记得儿时寒假里的一个星期天，父亲瞅着我们姐弟仨说，今天我要去江边打鱼，你们不想跟我去啊？想去！想去！我们姐弟欣喜异常，早就盼着跟父亲去捞鱼了。父亲摸着弟弟的头说，那你们都穿暖和点，还得听话。我们答应着，急忙穿上棉袄、棉裤，又穿上了棉猴，脚蹬母亲做的绒毡棉鞋，整装待发。父亲扛着自制的大渔网，手里拿着铁钎子，还有一把铁镐。姐姐领着弟弟，拿着笤帚，我提着水桶和铁锹，来到被冰雪覆盖的江面上。这时江上的冰层已有一尺

多厚了，到江北糖厂和造船厂上班的职工，都不绕道走桥了，直接从江面上走到单位。听父亲说冬天封江后，冰是横茬的，能撑得住人，封冻不久就可以在上面走了。而到了春天，江面上的冰变成了竖茬，撑不住人，冰再厚也不能走。

我们姐弟三人高兴地在满是积雪的江面上追逐着，打几个滚，摔几个跤，屁股摔痛了，还是笑着。父亲选好了两个地方，对我们说，别闹了，赶紧扫雪。我与姐姐拿起笤帚和铁锹把两个地方的积雪打扫干净，露出下面光滑的冰面。父亲双手握着铁钎子使劲往下凿，终于凿出一个水眼儿。接着父亲又用铁镐顺着冰眼往外刨，冰块四溅，父亲的嘴里冒出呼呼的热气，最后终于凿开两个脸盆大小的冰窟窿。

我和姐姐又急忙把四周的冰雪打扫干净，但父亲不让我们太靠近，怕冰面突然断裂掉进去。我们远远地站着，来回地跺着脚。只见父亲先用带有长长木柄的渔网，把

水里的碎冰捞净，再把渔网伸到冰窟窿里搅动几下，然后把渔网拽上来。我们急忙伸着脖子看，结果一无所获，弟弟气馁地坐在冰面上。父亲说，别着急，别吵吵，等着。说着又把渔网顺到冰窟窿里不停地搅动。我们平心静气站在一旁等待。父亲感觉渔网有些发沉，果断把渔网拽了上来。我们又急忙往前走了几步观看，哇！这回渔网里有好几条三四寸长的鲤鱼耶！我们高兴得拍手蹦跳，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满身的霜雪！父亲把鱼扔到我们脚下，我们姐弟兴奋地抢着，把鱼放到桶里。

听父亲说，江面结冰后，江水里氧气稀薄，只要在冰上凿开一个大洞，空气进入江里，鱼就会游上来吸收氧气，所以能捞着鱼。

父亲拿着渔网又走到第二个冰窟窿边上，他撒一把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又把渔网伸到水里不停旋转。父亲站在那里，寒风把他的帽耳朵吹得呼呼扇扇的，军大衣的毛领上、脖套上、眼眉上都

挂满了白霜，像一个白胡子老头。那时我还不知道有圣诞老人这个词，也不会用诗词来形容父亲独钓寒江雪的形象。这时父亲又开始收网了。哇！又有几条鱼在网里蹦跳耶！父亲把装鱼的网兜拎到我们跟前，看我们满身是霜，都要变成小雪人了，就说，今天就捞这些吧，晚饭够吃了，回家！

晚上有鱼吃喽！我们姐弟高兴地拎着鱼桶，跟在父亲后面往家走去。父亲扛着沉重的渔具，他的棉鞋结满了冰。“一网打着啊，二网随风飘啊，三网打着一大条大鲇鱼”，我们边走边唱着不知谁编的歌谣，此时，麻雀也在枝头好奇地听着。

冰雪虽冷，却藏着我的童真，藏着我青春的热血与激情……

与您约稿

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以随笔、散文、杂感等不同文体，对文化多元、风貌独特、底蕴深厚的哈尔滨，作出形象、深刻、诚挚的解读。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打捞、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

稿件字数1000-3000字，可配发若干老照片，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发至邮箱22354430@qq.com即可。